

柴火

施牧子著

詩集

柴
火

施牧子著

目錄

弔牧子……………一至十五

蘆中人……………十七至三十

柴
自奠詞……………三十一至七十八

火
柴火……………七十九至九十四

迴光……………九十五至一百二十九

春禽之歌……………一百三十一至一百四十六

再生的世界……………一百四十七至一百六十七

弔牧子

(同伴)

一

古刹的暮鐘傳自寥空；

歸巢的晚鴉鳴於疏楓。

唉！我們的知心朋友喲！

你怎的杳忽無蹤！

清豁的天四際起了煙霧，

淡淡的夕陽早已睡眠朦朧。

友人喲！你也寂然，

一

與那茫茫的宇宙一同昏暈！

初冬的沈露分外寒冷，

滴滴的散下深入莽叢。

你的荒蕪的一坯墳土喲，

也被那清露灑得重重！

火

柴

你孤寂的冥然長眠，

灰喪了你過去的多少幻夢！

昏昏的天宇這樣沈沈下去，

東方的晨曦那時可以微紅？

柴

我們都是樂園裏的愛琪兒，
當我們降生到這個世界時：
希望的輝光映在我們澄黃的柔髮；
信仰的珍珠蘊在我們碧藍的眸子。

火

當我們能拿着彩旗在晴空揮舞，
大好的風光慇懃圍護於斯：
莊嚴的青山包着古代傑士的雄心；
靜穆的綠水顯著中年母親的麗姿。
清唱的翠鳥啾啾隱身林叢；

火 柴

燦爛的花朵飽飽滿滿綻細枝。

黃蜂像張翅的金鈴在靜空搖響；

白雲像掛帆的銀艇在藍天飛馳。

流泉像善於談吐的和藹的老人；

溫風像齎着禮物的慈祥的天使。

這些都是我們幼年時代的伴侶啊；

而今已矣！不堪迴思！

三

年光易過，世事重違，

少小的童年也須遠上荒嵬！

四

柴 火

唉！我們這一羣無告的孤兒！
伴着羊兒，躲在深山崖壩。

我們在昏昧驅着這些羊兒出去，
草鞋濕透了朝露，東方未現明暉；
而我們晚間回來，推開柴扉時，
夜幕沈沈，早已罩得冥晦。

重山之上沿着白石磊磊，
而我們的羊兒又是這麼瘠羸！
狡猾的狐狸時時出來打擾我們，
凶惡的豺狼常常在那裏暗窺！

柴

唉！我們這童子惟恭惟謹的奉職，
猶時不免主人的斥責和笞撻！
我們承受了全世界被殘辱的痛苦！
我們負擔了全人類被壓迫的誣罪！

火

四

一日又復一日，一年又復一年，
我們晨惡沈鬱的迷霧；夕悵奄忽的流霞。
春花初放，悄然尋蘭草於幽谷；
秋風緊涼，憮然聽寒蟬於枯條。

柴 火

唉！我們這樣的銷削下去，
青春的希望已屬雲散煙消！
但我們仍將我們的冀求，
仰禱那重來的燕子，和歸林的烏鴉。

烏鴉晨時辭別那森森的深林，
遍瞰了菁菁葱葱的新郊；
但晚間暮雲平平悽然歸來時，
祇曳帶着毫無表情的一聲長叫！

燕子在那天高氣爽的時季，獨到南方去，
經過了重重的山，渺渺的海，長途遙遙；

柴 火

但在那草木競新的暮春翩翩歸來時，
也祇企慕那垂柳，穿舞她的細枝嫋嫋！

五

唉！我們少年時代的豪華啣！
永不曾在我們的眼前出現！
我們的兩手也拿不着一掬的陽光，
辜負了我們的雙踵高高的舉起！

我們這幾個人都是空無所有的：
也沒有賞心的短笛；也沒有逐獸的利箭。
在我們的身上却佩掛着一雙的酒器：

柴

火

一個儲着痛苦的濃釀！一個盛着悲哀的清泉！

深山重疊不少嶺路分歧，
常常的把我們羊兒途迷，
暮色蒼黃欲覓歸徑時，
恐懼與悵恨一齊交迸在我們心裏！

而今瞭！我們經過多少的折磨，
也不冀求那寥豁的青天！
我們的信仰已同狐踏狗噬的枯骨！
我們的希望也化古塚頽塔的荒煙！

羊兒啣！羸弱的羊兒啣！

我們唯一親善的朋友！

願我們柔順一切罷，

除此以外更不必有所求！

柴

但是羊兒啣！唉！良善的人！

希望永不能如我們的心願！

我們怎能逃避嘗責答罰的惡主！

我們怎能驅却明透暗窺的野獸！

火

你的疲瘠竟成你顛跛的四肢！

柴 火

而我的萎靡也成我消瘦的身軀！
我們祇好偃躺在荒邱的小徑上，
情看那花絲的昏飛，與雲朵的倦流。

我們這被幸福忘却的人們，
宇內的一切都爲我們含羞！
清嘯的流鶯爲了我們輟啼！
煥發的艷花爲了我們低首！

七

唉！你今寂寂的靜臥一簣土裏，
而我們侘傺留於荒塲！

柴 火

困人的景物逼脅如是緊切，
昏昏的白晝又是這麼長長！

晴光的風片拂面向屬蕭瑟，
月夜的流霜沾衣無盡清涼；
而明輝的夕陽還逗遛崇巍的山巔，
林叢的黑陰早已出來慌張！

但是可憐哪！斜坡之上的一堆黃土，
包藏了往古來今的多少幻想！
願你舒展了化作茫茫的白煙，
無聊的漸向荒草枯花漫揚！

柴

也願你化作銀練的一隻白鶴，
高高的在藍天上翱翔，
經過了無數青山綠水的國土，
在靜空中頻發鳴聲嘹亮。

火

八

無論松風這麼嗚咽！無論流泉這麼悲鳴！
無論月姊這麼喪臉！無論鳥兒這麼寒噤！
他們費盡心力的這樣的悽惻與祈禱，
終不能使長臥的你更屬蘇醒！

柴 火

時至今日，你已吃盡了多少的風霜與苦辛！
你已和過去的時間同歸冥冥！
不必顧那冬朝疏落籬內的孤梅，
也不必顧那夏晚薄紫紗裏的微星。

這偉大的茫茫的宇宙內，
誰是你的知心？
你的命運就是我們的，
所以我們的涕泣交零！

但是喲！我們對你到底以什麼致敬？
一環的花圈你也不敢受領，

火 柴

我們祇製造這幾首悽悽的哀音，
常常在你的墓前悲吟！

十三年九月二十日

火 柴

六十

蘆中人
(路人)

一

柴

火

初冬的陰雲密蔽朝暉；
湖上的厲風斜掃荒隈。
唉！我悽寂的遊人喲！
獨自在湖濱徘徊。

湖濱水淺，叢薄生着蘆葦，
深秋已過，將屬枯萎，
斷梗與殘葉雜橫水面，

柴 火

沒有灰白的花絮紛紛飛吹。

一個驚人的所在：

有一身首進躺在這蘆葦之內，

模糊的形狀已難分別，

悽慘的面貌我不忍去看。

唉！蘆葦裏面的人嘯！

什麼時候把你身墜？

或是風緊雞鳴的黎明孤星避滅？

或是黑陰深森的中夜斜月悽垂？

柴

火

唉！難認識的蘆中人啲！

什麼緣故使你入水？

或是道路多險偶入冥晦？

或是嫉生憤憤把身自摧？

二

唉！蘆中人！你是否那荒山的牧羊少年？

受不住了主人苛責的嚴厲，

願捐棄你眇小的身軀，

逃避那無可容身的世間！

蘆中人！你是否得痛苦於家庭之間？

柴 火

猶一團蓬亂的細絲，無可再理，
那種迷漫的悲哀飽塞你的心裏，
消毀你大丈夫昂昂的志氣！

或許你是個憂鬱成性的人兒？
終日迷戀那荒誕的幻想，或悵苦的回憶；
而命運之神呵！又故意愚弄你，
使你顛倒他的掌上，又踐踏你！

或者你是一個長途旅行者而疲倦？
經過了許多的國土，經過了重大的山川，
但是希望之花呵！在你的眼前，

柴 火

又是杳渺難憑的長長無期！

或者你有一個絕對空虛的發見？

也沒有天國，也沒有上帝，也沒有真理，

這些充斥於擾擾攘攘的宇宙內的，

祇是一羣難解的啞謎與巧妙的騙欺！

三

蘆中人！唉！假使你就是這個的牧羊少年，

那末你瘦弱柔順的羊兒尙在斜坡滯留！

在那夕陽的餘輝已殷勤的和人告別時，

他們祇孤啼的期望着你，伴你同去！

柴

火

蘆中人！假使你是得隱痛於家庭而自損，
那末在遠方或者有你的一個知心朋友！
他恐怕正在遙想你的愁眉，你的苦貌呢，
在那水天一方，隔着白雲悠悠！

蘆中人！假使你生來就與憂愁結了不解緣，
那末你衰老的母親呵，她的眼淚將怎樣的流！
她將怎樣的撫摩你兒時的玩物，
她將怎樣的磨消這滋生疾痛的白晝！

假使你厭惡你希望的追求，

柴 火

以爲今而後什麼也不想，萬事甘休！
那末你一生的過去都付東流，
辜負你堅忍的努力！辜負你勤勉的練修！

假使你真的認定了空虛的就是這個宇宙，
我們生在這世界裏不過是浮漚的盤旋！
那末，這是說不定的，
愛情的金箭或將射中你的心樞！

四

唉！你竟從此歸入幽冥，
但是這浙東的名湖也足包藏你身！

柴 火

連綿的環山顯着多少的秀美；
平靜的湖水又是這麼的澄清。

環山青翠，低低的好像秀眉傳情，
而深濃的雲偶然的壓着，那是垂髮效顰。
湖水明淨，澄亮的好像雙眸盈盈，
而輕微的風偶然的吹來，那是喜揚流睛。

青山之麓圍着樹林陰森，
常常有古廟紅牆之一角出現湖濱，
我們若泛舟湖心瞪眼的望過去，
無異是深夜裏濃密森林中的一盞孤燈。

柴

火

平湖之水映着藍天清明，
也常有幾朵的彩雲舒舒馳行，
我們若俯身靜靜的望下去，
也發見了趁着幾多美麗孩兒的彩艇。

蘆中人啣！深林裏的孤燈炯着光明，
而滿載天使的彩艇呵，又似唱着歌聲，
你佔有了這樣湖山的秀靈，
呵！你在這裏怎樣的不舒懷暢心！

五

柴 火

這叢茂的蘆葦時常棲着孤禽，
在晨時他的一聲長鳴能使你的宿夢驚醒。
而濃重的曉霧也將做你的幕帷；
緋絳的暮霞適給做你的羅衾。

朝霧朦朧，若透進了濃烈的驕陽，
他的顏色，頓變成一片的黃金。
暮霞流墜，朵朵的落下來，
你拾起了，也可綴成一件的繡錦。

你現披着彩霞的衣裳，而身在金霧中隱；
你可上升去，騁馳那深藍的天程，

火 柴

你訪得了古代神仙宴會的宮庭，
在座中與他們樽斝交傾。

或者你不滿那種酬酢的煩煩，
獨自降下來，跳着足踏那新荷與浮萍，
那末水鳥們將飛旋你的周身，
而濺起的水花，又是真珠般的晶瑩。

你的華裝這樣春花的美絕！
你的體軀又這樣清風的便輕！
啊！這都因你毀棄茹苦的生命，
獲得那世人所不易的受領！

柴 火

六

但是啣！你生前的希望之花已把株根斬盡！
長臥在這裏或許嘗受痛苦更勝！
枯寂的隱身蘆葦叢中，受耐似的！
我悽清的遊客啣！怎不雙淚淋淋！
在那春暗如泥的夜間，
玄默的湖上縈旋着你怨恨的幽靈！
但是有誰知道？有誰憐惜呢？
或是你微微的訴泣！或是你輕輕的悲吟！

柴 火

在那炎威已收幽靜的夏夜，
湖面的流螢伴着天空水底的羣星，
這時你雖也悄悄的出現了，
但在萬顆晶粒中掙不到一點的光明！

在那皓月當空的晴秋夜裏，
湖水平靜，好像銀質固凝，
你佇立沙汀上，仰聽那孤雁的一聲哀鳴，
迴想你過去，你的清淚就悽然沾襟！

在那月斜的冬夜，松風呼呼鳴得可驚，
而林蔭林又時時雜亂他的黑影。

柴 火

唉！這個恐怖的景象喲，
就是你生前死後的象徵！

十三年十月一日

自奠詞

發端

「痛苦」誘我到險阻的途上，
悻悻地對我說：

「唉！這就是你應走的經歷！」

柴 火

「悲哀」勸我嘗愜悅的飲料，
悄悄地對我說：

「唉！這就是你應啜的乳汁！」

「怨恨」迫我帶緊固的鐐鎖，

柴 火

訕訕地對我說：

「唉！這就是你應佩的裝飾！」

○ ○ ○

我現欲避免痛苦的經歷，

唉！祇有將生命路上的我，

從此逃逸！

我現欲拒絕悲哀的乳汁，

唉！祇有將我的心靈，

從此枯寂！

柴

火

我現欲反抗怨恨的裝飾，
唉！祇有將我的體軀，
從此毀滅！

○

○

○

但是喲！

我是柔弱的人！

我雖然經過了幾次的希冀，
終不能和這個世界絕迹！

我現草了這些，
披瀝了我的心血，

火 榮

迷
淋
了
我
的
淚
滴
，
唉
！
欲
與
你
們
隔
絕
！

過
去
何
所
追
憶
！

現
實
何
所
訴
泣
！

唉
！
祇
爲
此
區
區
的
，
完
成
生
命
之
了
結
！

湖
心
清
水
澄
澈
；

湖
旁
叢
生
蘆
荻
•

我
折
了
他
的
一
枝
；

留
了
他
的
一
爵
•

柴 火

呻吟供在焚前，
展開這文太息！

一

在那清新翠綠初夏的時分，
東方的桑原上忽的發現了朝暾。
密布天際的陰雲都輕輕的走散了；
羈留數天的雨魂也悄然無存。
油碧的林葉都給皎陽的輝耀；
潤濕的細草也藏明珠的精蘊。
而阡陌縱橫新綠平鋪的田秧，

火

在這藍空晴光下也顯格外的清傲。

嬌麗的倉庚開始歌唱開關；

衆多的麻雀也作鬧鳴紛紛。

呵！他們都正在頌讚呵，

頌讚這明陽能夠驅除陰氛。

在這紅陽初現的清晨，

新綠的原野有一個平安的小村。

幸福的靈光降臨到他們上面了。

歡欣和喜悅充滿他們的門庭！

柴

火

一個嬰孩墮地，
就在這時在寥空中傳聞。
呵！歡欣的！歡欣的！
歌唱的羣禽，
他們更其勇躍的引頸交鳴。

初晴的驕陽這樣的明媚燦爛；
新夏的和風又這樣的慈祥薰溫。
呵！你誕生於這樣季節這樣風光裏，
嬰孩的！你知道否？你的一生！

二

當你初次視彼蔚藍的青天，

柴

火

特地請安的敬聽進來了在你的門前。
他携帶着這麼高貴的禮物，
呵！在手裏是五色華美的春旗。

斑駁的蛺蝶輕飛着穿舞花叢；
潤澤的翠鳥歌唱着沐浴晨曦。
而那邊飄颻低垂的楊柳，
還偶棲着新自海外歸來的嬌燕。

這幾家的村莊還有一曲的小池，
澄潔的清泉，沒有出水的新蓮；
但一系列的叢林，却旁在那邊，

火 柴

倒影映在水裏，倍見明顯。

你的搖籃就安放在這裏，

你嬌小的嬰兒在此安眠。

叢林裏的紅花，十分鮮艷，

花絲紛紛飛起，旋舞你的眼前。

你的心裏頗以那種情景爲驚異，

欲得一囊的花絲供你嬉戲；

你也有折那一朵名花的雄心，

將你的雙手，向空的高掀。

柴 火

你在這時不止這麼的慕企；
黃鶯的清唱，鶉鴒的遠飛。
呵！你的心花這樣赤色的煥發，
你的名字就是可以叫做「薔薇」！

三

但是喲！這偉大的宇宙本來是無所不包羅！
或有終身的歡樂，或有一生的坎坷。
他們欣賞這美景良辰趁着精神的暢旺，
而你厭世的意味就醞釀在體軀的孱懦！
這個使你覺得這世界有無限的嗟峨，

柴 火

你幼稚時候即將羸弱和疾病負荷。
這也是註定了你一生的命運，
你未來的生命不過是幾次的顛跛！

這時有一羣的孩子羣散在青山的斜坡，
各拉着紙鳶的細繩，仰天歡笑呵呵。
你的幻想也追隨那飄飄的紙鳶上去了，
駕着清風和那棉薄的浮雲流過。

暮春時節的暢風溫湯般的融和，
燦紅的苜蓿漫漫的像燎原的野火。
你靜觀着你的小友們，在田間採了這些，

柴 火

圓圓的紫成了赤球，在空中狂拋着，不墮。

勤勞的農人正伏着身插那嫩綠的新秧，
響亮的清歌散洋着這無際的田坡。
這時你雖帶着了疲倦的不適，
但也常到這裏，聽那純樸的農歌。

你孩年時代的辰光就這樣的消磨，
無論你心境的暢快，無論你體軀的帶疴；
而你的祖父喜悅着的給你新黃的橙子，
呵！這還是現在連夢裏也找不到的希望的碩果！

柴 火

四

時間的馳去猶過眼的飛箭，
你經過了幾次多少歡鬧的新年；
現在你已厭倦了這竹馬的跨騎，
開始盼望那金鼓喧天的社戲。

三月陽春的芳草早已長得萋萋，
紅男和綠女連續的走着你門前的南阡，
他們的頭上或簪戴着新鮮的好花；
他們的面臉都有神祕的春光出現。

在夜裏，一列的燈火像長蛇的迤邐，

火 柴

沿在湖塘的上面，水裏也在蜿蜒。
哦！這樣奇異的怪物在那新生的春天，
怎樣的打動你這童年的心弦。

你在這時開始縱覽神話和誌記：
或是荒唐的事跡，或是英雄的傳奇。
那種朗漫的行爲，和雄偉的人物，
常常的在你的寤寐之中羈留。

古代的傑士駕着駿馬在那戰場上騁馳；
往昔的賢人憑着利口在那廣座中舌戰。
他們或建着奇異的偉功，或得着榮高的令譽，

火 柴

呵！你敬愛他們，他們顯現你的眼前。

他也傾慕那白雲深流飛馳海上的羣仙；

你也喜悅那玉光輝映跳舞月宮的美姬。

你的幻想這樣像新花的開綻，

你的體軀也輕輕的在青空中飄飛。

五

詩歌的嗜好你已蘊着無盡的煩惱，

這已下了種子，祇待後日長為蔓草！

你的母親是他嘗着憂愁與患難啣！

而你的父親呵，又被那命運神侮弄和顛倒！

柴

火

他們經歷過多少的苦辛和迫促！
他們衝犯了多少的驚風與駭濤！

唉！祇翻開你生前的一頁歷史啲，
就知道你這不長進的孩子，一生的就造！

你在這時就潛讀在小閣的廂房，
外面覆蓋着朝露深濃的一架葡萄。
你的幻想就在這裏片片開放了，
在濃密青蔭下，展開你的烟山雲島。

這是對於青春的童年最爲不利啲，

柴 火

致成你活潑的身軀變爲枯槁！
你已折了你肩上張開撲撲的兩翅，
再不能在萬里青空中自由翱翔！

你在這時還負擔着失怙的哀悼，
唉！這是使你的精神多少的消耗！
這也是真切的可以測定了你未來的命運，
你未來的生命不過是和那土灰同受風吹的一毛！

枯枝上的烏鴉帶着寒意的聒噪；
空場裏的落葉充滿失望的哀號。
你這時偶然蕭索的徘徊在那牆外，

模糊的夕陽輝着迷亂的蘆葦。

六

春天到了，司春的女神出現在這大地，
她輕披着是多少光華燦爛的彩衣，
沿途朵朵散着五色新鮮的好花，
降臨到這裏，曾鼓動她的雙翅翩翩。

柴 火

她携帶着多麼重大的使命：
指導蝶的兒跳舞，鼓勵鳥兒的嬌啼。
但對你殘弱而且消瘦的人喲，
永不曾在你祈求的眼前顯現！

柴

火

草木爭綠的春季密雨綿綿，
嫵娜的楊柳枝頭滿逗留著寒烟。

清明的佳節到了，雨跡忽然收斂，
但那新生的紅陽，尙被深濃的沈霧蒙蔽。

就在這重霧茫茫的早晨四野裏哭聲悽悽：

或是衰老的獨母，或是青年的寡妻。

唉！那種人世間難以解釋的隱謎喲！

他給予你心裏的悲哀，就像那濛霧在空中漫迷！

初夏裏的桑園綠葉紛披，

柴 火

你孤寂的躑躅着在那兒流連。

有一羣嫵雅的少女，隱在這裏，舉起雙臂。

呵！你窺見她們了，窺見她們的素手纖纖。

滿簇枝上的桑葚是顯着深黑和蜜甜。

你欲摘那一掬，先問那面的姊姊，

呵！這是於你有所不敢的，

羞怯和慚愧沸騰在你的心裏。

七

這是你一生最可記念的時期！

你在這時開始可取得了知識海裏的一杯清水。

柴 火

他啓發了你少年可寶貴的好奇的心理，
晤！在你的座前有這麼的良師益友環陪。

他們朝夕的和你會晤與談誨，

呵！你猶一朵野花得着良好的栽培。

你受着他們備及懇懇的灌溉，

在你的枝上就有希望包着一點微紅的花蕾。

你潛靜的披閱着貴重的史籍；

你精勤的撫摹着珍罕的誌碑。

呵！你這樣的夙興夜寐莘莘不倦，

你直欲和那古代的賢人相追隨！

柴 火

你在這時也嘗到了遨遊的快慰，
踏着輓薄的柴橋，十分傾危。

這是與你室內的研求一樣的感着興味！
經過了這裏，就迎着重疊的青山巍巍。

重重的山上不少岩石怪詭：

或是輕捷的飛舞，或是猙獰的怒恚。

這都將要開拓你平庸的胸襟，
在你的眼前有這麼的萬象齊備！

你登着了崇高的山巔，眺覽萬彙，
千尺的飛瀑在你的足下飄垂。

柴 火

呵！這就是你少年應有的精神嗎？
一次奔騰傾瀉的懸泉，發聲如雷。

八

你奮發的鼓勵着你少年人的勇氣，
以從事探討那你所希求的真理；
你猶那遊行着跋涉了多少的名山大川，
經過了遠途，你的希望更形明顯。

你當時適也遊歷那山水秀絕的名區，
由大江的這邊橫渡過大江的那邊；
你的一身如那萬枝叢菁裏來的渺小一葉，

柴

火

飄浮在浩波茫茫遠樹隱隱的水面。

就在這時天空的蒼雲現得變幻和詭奇，
遠遠的水天之交有一輪的紅日湧現。

呵！你的小心怎樣的喜悅和欣慰喲！

你即學那海鳥，徑直的向他對飛。

在傍晚夕陽已婆娑嫩綠彎彎的楊柳，
清新翠碧的湖面已開展在你的眼前。
低環的青山帶着無限的笑態與媚意；
無數的遊艇穿舞那欲迷未迷的輕煙。

柴

火

那清晨的驕陽射着朝露，細草們都在閃爍；
晶亮的清泉奏着絕妙的琴絃。
你一路的升着那透迤狹小的石級，
你的心裏也和着敲珠玉的碎聲連絃。

中夜後的青天是多麼的幽玄和神祕，
稀微的小星在黝靜的湖底安眠。
你這時辭別了那名湖，蹊蹠寂沈的長隄，
是你心境最清澈時啣！也最多供你憶起。

九

但是迷網般的家庭終把你的壯志毀銷，

柴 火

你的心琴是屢次受着紊亂的挑撩。
愛你的母親迷苦的面貌固執的性情，
使你什麼都不想了，祇偷淚悄悄！

你的身邊既有這麼的悽苦和清愁羈繞，
不自亟亟振拔，祇現徬徨者的寂聊！
唉！這都爲你是殘弱而且不中用的人喲，
乘着月光的皎潔，躑躅靜寂的春郊。

叢叢的萬竿修竹濃陰暗躲，
一朵縞亮的白雲在梢上緩緩輕飄。
你無聲息的孤零的經過這裏，

柴 火

呵！沒有嬌小的夜鶯唱着戀愛的歌調。

這濃密的深林也有疏朗的細篠，
受洗洒那銀霰的月光，倍極窈窕。

但是！唉！你這衰敗的人！雖然窺窺，
自然也沒有素雅的少女，梳着青螺的雙髻！

你這時忽的徘徊那千步的長沙，
蒼茫的海水泛騰着威嚇的狂潮。

唉！這就是我們人類生命的表白喲！
你尙能鼓起你的餘勇，向他號嘯。

柴 火

你又佇立在那海水上的危崖遠眺，
四面環拱着尖峭的羣島，低微的衆礁。
明輝的驕陽射着青碧的波瀾，泛着金光，
呵！在裏面有潛藏着的無數奇蛟！

十

那時的命運神尙給你孳孳研究的時間，
你的心靈還被閉固着，在點點的文字上流連。
嫩綠銀杏的葉子，受日光絲絲的透射，
在暗室的窗內望上去，呵！是跳舞啣，又招展你！

清碧的湖水顯着羨媚的漪漣，

火 柴

一列柔垂的楊柳，隨風飄展。

你這時隨着傍晚遊散的人們，

呵！有一卷可愛的詩集攜在你的身邊。

你就登着廣闊的城牆上棲遲，

在外面羅列着堆堆的墳墓一片。

這時你的企圖就是這麼的，

願你死後將抒情詩人的雅號飛揚你的墓前。

矇矓的夕陽息在西山將欲冥眠，

那遠處矗立的煙突頓然起了白煙。

唉！你的眼淚爲他暗暗的洒啣，

酒那鐵棚外湧出了黑簇簇的一大批！

昏黃的天色終究沈沈下去，

竿竿的電燈悽惻灰白的照炫，

你經過崇高的牆下，踏着自己的影子，

呵！你飽飽的嘗着了現代人的悲味。

火

你這時爲被壓迫的不幸者哽咽，

哀這混混的人類，處境多麼峻險。

你察覺了有一層薄膜隔在人和人之間，

想以你眼淚，用來衝除這些，使他不能蒙蔽。

將

火

你這時欲窺見現代文明的面容，
在高深的密室內，遇着一羣的童工。
他們萎黃黑黝的小手揉他們雙目的緋紅，
呵！這是怎樣的使你的心鐘振動！
也遇着一個貧家的幼女，在那軋軋的輪船中，
爲博乘客的歡容，張開她的喉嚨。
你這時深深的替她結算了，
結算她未來逃不脫慘惻幽暗的命運。
你向車窗外望那上來的旅衆，

火 柴

有一班災黎，被拒柵外，只有目送。
車身轟轟動了，你也去了，
但他們却仍在那邊做榮歸故里的好夢！

你也逢着可驚可奇的丐者在那路旁，
張着餓口，雙膝齊跪，雙手高拱。
唉！那種被這世界造成得這麼似的，
你還是對他們厭惡呢，還是哀憫！

你短小的經歷，已窺見了這些，
你遂斷定了人類在這世間不過銀幕上的憧憬！
雖然曾經片片的開演過了，

柴 火

但是究竟呵，仍是難以言說的虛空！

無論這世界，只有虛空，只有懂懂，

你似尙不灰心，祇是表示心痛。

你欲以詩歌的著作，熱烈的呼喊，

使這世界的生命更加裕充。

十二

你雖然真切的覺得了自己的固陋和疏淺，

這培植你的，養護了你五年，終把你放棄。

你回到了那你並不愛慕的鄉間，

呵！更有什麼悲哀比你這個失學的少年！

柴

火

幽玄的夏夜你和好伴靜坐在西方的橋邊，
下面是一條狹長而且黝暗的小澗。
紛紛的流螢出沒茂長田禾的上面；
有車水輾轉的聲音，發自菁蔭深黑的河渚。

涼風微微來了，東方忽現開霽，一輪明月湧現，
你的好友也開始彈動他絕妙的三絃。

他靈敏的手指，挑撥琴絃，流泉般的滾滾；
你哀怨的眼淚，淋淋漓下，串珠般的綿綿。

你仰頭望那繁星們也都作啾啾細語的悽悽；

柴 火

有一位老石帶着美光徑直的墮地。

唉！這就是你少年人幻滅的希望喲！

最難堪的是：還是他將墜未墜時的幾次搖移。

你這時尙曾聚過有望的青年，一堂濟濟，

將你們所希求的問題，細細玩味。

你這時的心裏終是這麼想的，

雖不開闢一新天地，而這區區的，終可實現。

你也稍稍費動你的思慮，

帶着了這些，以與你所神聖的相見。

但你此次回去，泡影卽在你的眼前，

柴 火

而且來淒迷的雨絲，和蕭索的風片。

十三

你還想移植你希望之花在一處的山坡，
欲在這裏收得那澄黃的佳果。

但是枯萎不久隨即來了，
呵！你的心靈落在深黑的海底裏安臥！

孩子們緋紅的顏面，露着可愛的笑渦，
琅琅的書聲紛紛的散揚在滿座。

但是！唉！你這枯寂而且失望的人，
終以爲這就是送盡你一生的葬歌！

柴

火

你孤寂的在那江濱重重的徘徊和嗟哦，
將已屬死灰的心事，再來摩挲！

蕭涼的清風廻旋過這盤紆的江上，
你對那隱隱的遠山涕泗滂沱！

唉！你這失學的人，患知識的飢餓，
空自懊喪着大好年華的蹉跎！

那綠蔭森森書籍琳瑯的地方，
終不能被你夢想到爲安眠枯骨的墳墓！

迷濛的誘惑張着使人跳入的網羅，

柴 火

你的神志像送到懸崖的長墮！
不定的心意終漸漸的遊移了，
呵！錯成你一生最堪回憶的大錯！

這一條細長柔弱的女蘿，
羈在你這一枝，與他同樣的孱懦！
狂風起了，你也折了，他也倒了，
唉！我們就知道這是悲劇的開幕！

十四

你從前的眼淚，還可以算是炎夏的大雨點，
那午後雜沓的打那蓮塘的葉子，忽然收霽。

火 柴

但是你現在呵，
像微雨般的沈下，
終不會再有輝着夕陽朗照的青天！

你從前爲估量你的將來而輾轉失眠，
從悄暗的深夜一直到晨光的初晞，
喔喔的雞聲，方始催你沈沈睡去了，
呵！空虛的！空虛的！空空的毀傷了的賤體！

現在呵，什麼也不會擾亂你的思慮！
你的心君還是疲倦呢？還是厭棄？
盤旋的白光在你
室內模糊的發現；
跳躍的文字在你
拮据的遊戲。

柴 火

你會以熱烈的心腸愛這人類，愛這世間，
願你的血爲他的流；願你的淚爲他的飛。

你現負着荆棘處在茫茫離愴的境地，
他們却或嚴肅或詭誕在你的身旁顯炫！

什麼母親之愛呵，你也不去慕戀。

她給你的安慰，不如你給予她的苦纏！

呵！那裏是你身軀的歸宿呢？

祇是崇高的黑魃魃的城裏！

中夜後的廊燈陰影可怖的慘悽，

柴 火

漸漸的風聲好像爲什麼東西正在嗚咽。
你這時正在廢立的呆想着，
呆想有一個萬念俱灰的青年躑躅在江邊！

十五

你這時辭別了這裏，昏昏的在千山中徜徉，
灰淡的暮雲尙透出一抹的殘陽，
沿山的屋宇都給他照得黃黃了；
呵！你消盡的心火，不能再映出返光，照在古牆！

你也盤走那山徑，蜿蜒曲折的羊腸。
有一條小溪，互相依傍，和他同長。

柴

火

他琤琮琮琮彈奏着清越的佳曲，
呵！怎能引動你敝舊的心琴也稍起輕微的一響！

你經過廣大的桑海，綠波洋洋。

踏在遼長澗橋的上面，下有清泉晶亮。

唉！你這殘弱的灰白的人兒喲！

有否俯着身子窺見你自己的面像？

慘白的天空遍洒着月光悽涼，

終把你帶病的身軀，送到你的家鄉！

兩邊的河岸寂靜得啾啾小聲都沒有了，

呵！在中間蕩着咿咿啞啞的歸槳。

火 柴

你飄浪的生涯終棲居這浙東的湖旁，
最初拜訪他時，在在碧波輕揚。

呵！是少年女子的跳舞喲！

這就是她第一次顯示給你的面相。

據說這秀麗的名湖有不少的仙子飄颺，

披着華美的衣裳向青天自由飛翔。

但是！唉！她們會否顧慮你這衰敗的人？

你衰敗的人心裏難醫治的巨創！

柴 火

這個的刺激最是戳傷你的心裏，
你當初的象徵，還是一朵赤色的「薔薇」！
謝了喲！謝了喲！紅棉花殘的飄下汗泥，
任他車輪和馬蹄絡繹的在上面輾踐！

這清秀的名湖屢次變易他的面臉，
在你失魄似的徬徨時，就可窺見。
從涼爽的新秋一直到冽寒的冬季，
呵！曾經幾次將她的顏面改變！

現在喲！祇是一個憔悴女子的悽悽，
她好像爲一個斷盡一生的傷痛所苦羈。

柴 火

模糊的沈雲靜靜的罩在這湖的上面，
呵！她是用灰色的布蒙蔽額前！

大雪飛來了，環山都爲他所蓋蔽；
這憔悴的女子，也著縞白的素衣。
唉！這就是你朝夕繫念的女人喲，
在將來要做你永久的伴侶！

你此次爲這偉大的世界所摒棄，
哀哀地悄悄地投入湖心的裏面！
再莫說有壯烈呵！再莫說有勇往呵！
不過是無可奈何的逃避！

柴

火

時間到了，檯燈發着幽暗的光燄；
戶外的小星滴下眼淚點點。
你經過了陰黑靜寂的街上，
一片慘白的湖水在你眼前開展！

贅尾

「慚愧」盤旋在輕煙上面呢，
因為你是衰敗的趨入湖裏喲！

「羞辱」潛伏在荒草裏面呢，
因為你是懦怯的避入湖裏喲！

柴

「罪孽」隨呼呼的松風而飛揚呢，
因為你是不顧惜大好年華喲！

「戾愆」隨慘慘的月色而降至呢，
因為你是逕直的捐棄一切喲！

火

○ ○ ○

衰敗的湖裏人喲！你知道否？
空中的飛雁張着利嘴長鳴呢！

懦怯的湖裏人喲！你知道否？

柴 火

水內的游魚開着巨口呼吸呢！

罪孽的湖裏人喲！你知道否？

那隄塘裏有不少的鼠獺出沒呢！

戾愆的湖裏人喲！你知道否？

這沙渚上有衆多的螻蟻繁殖呢！

○ ○ ○

已矣哉！唉！他竟眠這裏！

一切都沒有了！

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

柴火

一

柴

中午後的冬陽尙現蒼黃；

衰萎的蘆荻偃臥湖塘。

唉！我們這從重重的山裏來的，

一羣的牧羊童子正在逃亡。

火

痛苦和悲哀負壓我們的心上，

昏昏的行着，無限愴惘！

這些的回憶即使被卸除了，

柴 火

但我們仍要對那穹蒼，含淚汪汪！

因為我們是逃亡的人叻，

逃亡的人生活可悲悼的放浪！

偉大的天宇雖是這麼長存的，

但有什麼地方，可以將我們安藏！

凶暴的惡主一言念及心傷，

我們為他洒的眼淚，豈祇數行！

他銷毀我們的容顏！

他碎裂我們的心臟！

柴 火

但是我們畢竟是人嘍，
人的心靈怎被他安葬埋葬！
我們必要切齒那麼做的，
在那一線之生可以期望！

忍不住了！忍不住了！
同是一樣的受罰，何似膽壯！
估定了生命，什麼不可做的？
即趁那月夜，走向八荒。

二

但我們的前途究屬茫茫，

柴 火

我們這幾個人不知何往！
別離了冬天澄亮的湖水，
向那邊轉過一山岡。

山岡下雜亂生着叢莽，
已死的荆棘，刺我如鎧！
唉！我們自潛逃以至今日，
經過了幾度的冷月與曉霜！

過去之事呵，速忘！速忘！
我們再不要爲惡主而自己悽愴！
認定了自己，趨生勇往，

火 柴

呵！就得到了生命之光！

祇要我們自己能夠奮力，有何慌忙！
不願從前的迷路；何慮後日的重障。
唉！我們雖然同羊兒一樣的柔順啣，
但也有一日呵，知正義的抵抗！

我們在這荒山的狹徑裏徬徨，
仰頭迎着無數的山嶂，
曲曲折折不盡的盤桓着，
呵！有無際的平原豁然開朗。

柴 火

就在這路經過一絲的西方，
睡眠隨隨的暮日，悄然下降。
唉！祇剩我們這幾個，
在那一片的原野，遼曠！

三

曠遼的原野，競起白霧，
漫漫的圍合了，蒙籠蔓蕪。
深冬的黑暗來得何其倏倏忽，
一剎那頃就是夜幕四佈！

我們在這時開始驚慌的速步，

柴 火

但在那色澤又強烈的歧途。

這平廣的地野顯然俱是墓場嚙，

行不盡的，行不盡的，怎能飛度！

重重的行走，難識去路，

柴柴的墳墓，愈加密布。

頭上的枯枝垂着死貓；

足上的窟穴藏着狡狐。

一切都是隱蔽，一切都是模糊

祇有恐嚇與驚懼，給我們目覩！

這幾天似乎垂憐我們的微星，

柴 火

也不忍驚動他。誰孤！

我們儘量管住聲不敢細語，

遠處來了幾聲冷風聲呼呼。

唉！這是爲的什麼啣？

怎吹顛我們的毛髮這樣可怖！

是魔鬼們開始出現嗎？

他們先在那邊震怒！

倏忽的不過一剎的時間，

果然在我們眼前顯露。

火 柴

四

我們窺見魔鬼們無數，

星星黃色的微火，他們口內在吐！

金鈴似的兩眼轉射八方；

枯柴似的四肢正在跳舞。

就在這杈枒老松的下面，

大家很滑稽的一起一仆。

我們也隱隱聽見異樣的歌聲，

呵！在表示他們的歡娛！

我們這些逃亡的瑩孤，

柴 火

渺小的心靈，有否恐怖？
沒有呵！因為他也厭棄了，
再不願在我們身邊羈附！

這也罷了，這也罷了，
假使魔鬼們已將我們的枯骨埋在荒土！
唉！我們的一生就算了結，
我們的一切俱歸於無！

或者他們欲取食品用我們的臟腑；
或者他們欲得飲器用我們的頭顱；
我們！豈能怯弱地在我們生前，

火 柴

目觀他們做到這麼的一步！

我們自己走着我們的路，

對於那些凶惡的東西也不必多顧。

假使他們必欲得我們而甘心，

我們惟有與他們決鬥，盡我們的奮努！

五

這荒場裏有枝枝的枯柴散棄，

呵！我們快將這些拾起。

把他燃着了熊熊的光燄，

當那火炬，在手裏牢持。

柴

我們就放着膽沿這狹徑的向前，
也不知有長懼；也不知有驚悸。
假使魔鬼們出來了，直撲面臉，
我們祇有逕直的向他們宣戰！

火

他們必欲以我們生命爲玩戲，
我們豈肯懼怯地隨他們處理！
用這光燄薰黑他們的雙目！
用這烈火燒焦他們的膚肌！

我們必要使盡全身的力量，

柴 火

毀與他同受命，風揚蹈厲！
假使我們被毀了，那便休了，
否則呵，就是他們盡殲！

這個青年人所有的勇氣，
畢竟是可寶貴而且奇異。
這些猴舞雀躍的魔鬼們，
他們的蹤影好像漸漸隱微。

蹤影消滅，正是開始退避，
這次的努力，就得勝利。
現在我們雖斃走在深夜的墓場裏，

柴 火

却同安步在春天的平安的土地。

六

在這裏就得一個教訓，須我們牢記：
一切的成功都在我們自己，
無論什麼不經自己的努力，
不過是一個泡影的發現！

我們再不要盼求那陽光，仰首悵企。
如在這墓場，想念東方的晨曦。
無論這時等待得如月如年，
而我們的心靈，已被那魔鬼們逐漸分離！

柴

火

我們更不宜將過去的事情，頻頻回憶，
致使雙足停着，氣息奄奄！

這是使魔鬼們更其欣幸，
拖曳我們身軀多少輕便！

啊！在我們面前沒有一些的微熹，
除非這盞明燈，是我們自己高提！
什麼是賜予我們的幸福，
是一個迷惘心志的驅欺！

空想和回憶，叫我們哀哀自斃！

柴 火

我們還是少年，正可大自奮勉！
過去消失了，將來也不翼，
現在的一刻切齒不使拋棄！

唉！我們這一雙的空空白手，
什麼陽光呵，希望呵，都藏在裏面！
願我們奮發的運用他罷，
使他的功效最大的開展。

十三年十二月五日

迴光

一

柴

灰暗的陰雲蒙蔽稠密，
峭厲的朔風吹刮凜冽。

火

呵！瑟縮的深冬晚上喲，
天宇內的一切都帶着哀戚！

陰雲塊塊罩下欲將堆積；

朔風陣陣吹來欲使膚裂。

在這慘惻的天宇之下，

柴

火

有什麼傑士能和他們犯逆！

在夜間幽慘的月色自己暗咽，
這朵朵的雲塊仍在空間飛翼。
尖銳的冷風吹進窗隙，
我熒熒的光燄欲滅未滅！

天拂曉了，亮光在我室內映射，
澄白的輝來，迥異平昔。
呵！大雪罩遍這山邱原野了，
使他們俱現秀美的純潔。

柴

火

一切秀美好像陽光閃爍，
這個天宇已把自己重新開闢！

那裏是天國仙方喲！

就在我們面前，雙目所及。

可知他從前暗澹，從前悲戚，

他內在的生命，正在努力。

憂愁地過去了他的時日，

忽誕生這麼的奇蹟！

唉！我從前頹廢的遺轍，

願今後一些無跡！

火 柴

這些的悶惱，這些的惆悵，
再不保留在我的記憶！

我今後不知有哀啞；
我今後不知有啜泣，
我欲造成我的世界，
用品亮的白絲自己工織。

我寶貴我自己

這個明亮澄白的玉質。

呵！我也有這麼可信的，

他的瑩光能耀照一切。

柴

火

現在我的才思就此放逸，
東西開展了，奔走迅疾。
我必努力我的創造，
使我的生命更加充極。

二

在深山的密林之間，
有一個旅客孤身途迷。
他低着頭覓他的歸徑，
狹小的羊腸路終不在目前。

柴

火

密林裏的黃昏，

仰頭難見那蒼色的青天。

有許多山鳥在低語，

隱藏他的身軀，作山鬼的吸哺。

他急率的尋着他的去路，

也不管那清微的荆棘萋萋。

他有時也買勇的跨過了，

那注着晶流的淙淙小澗。

他到此爲貪那風景的幽妍，

忘却了一切，祇願流連。

柴

火

或遠望，或近觀，或細看，或粗看，或若欲細看，則其珍貴稀奇。

現在這事，他給予他以驚悸，但他並不這樣，仍具十分勇氣。

他雖然也遇到峭削的危崖，但攀着藤羅懸下他的身體。

懸下身軀就是竹林連綿，他左右折轉着不灰希冀。

呵！果然在這竿竿青綠之間，有一片平原突然透現。

柴 火

平原裏有幾家村舍結在那邊，
上兩旁着晚秋的青湖被縷。
他急急地行到了這地，
訪問他的家鄉在那裏。

唉！我們芸芸的衆生駒，
在生命道上怎不誤歧！
祇要我們能奮發的尋着罷，
新綠的田野自會開展。

最無謂的是：祇作空空的回憶，

柴 火

將過去的錯誤，一一記起。
那末我們將永遠的在這深山中留羈，
山鬼們要叫我們去運物件！

唉！我們生命的道上，
必會升起幾縷的青烟！
這不是失望的表示，
是努力的報酬呢！

三

浩浩的汪洋，遠離青山，
一片無涯的，祇有水天漫漫。

柴 火

就在這重波起伏的上面，
顛顛簸簸的有一隻孤帆。

水鷗們就來這裏遊閑，
圍繞着他們，頻頻往還。

呵！是這偉大的青天碧海裏，
點綴着的無數白斑。

船內的人們有些坐在簍籃，
繫着了繩索，拋擲向外。
他們爲什麼鑽入這深水內的？
欲撈取海底裏的珍產。

柴 火

他們並不以這個爲憂念，
那繩索或被波浪所斷壞，
那末他們將再不能泅出了，
要與魚蝦們度過一生涯！

他們也不以這麼爲寒膽，
海底的大魚巨頭冥頑。
他碩大的身軀龐然來了，
他將怎樣的不爲他所陷！

現在他們升上了，計算所懷，

柴 火

得着那顆珍珠，開始鑽探。

他們這樣的頻頻勸勞，

呵！就能得着重載而返。

重載而返，歡笑暢談，

妻子們也快樂無限。

明朝將這些陳列市闐，

估價的人重重圍環。

唉！我們少年的希望哟！

必在深廣的海底安埋。

我們若欲獲取這些，

這一切，都是海水。真是無所歸。

若祇百無聊賴的呆立沙灘，

或重重的祈求和徘徊，

那不過是增加惆悵罷了，

就是空虛的「望洋興歎」！

火 柴

唉！我們少年人的生命喲，

必要衝入那滔滔的波瀾！

在那裏奮力的泅泳罷，

就能獲得那真珠，發光明燦。

柴 火

四

西山的明陽將欲收斂；
純樸的船夫三二浴在河塘，
樞僕着身子拉那重負的繯，
遼闊的原野，一片黃蒼。
原野裏的白霧輕輕開放，
漸漸會合了，漫成茫茫。
明媚的青山遠遠模糊了，
呵！夜的世界已經臨降。
天空的星宿點點明明，

柴 火

搖搖然飄着，飄出光芒。

呵！這些都在慰勉他們呢，

慰勉他們向前程努力進往。

因爲他們這責任，負在肩上，

是多少的重大與高尚！

那些旅客們靜默的躺在船艙，

正在做着歸家的美夢。

那旅客們中有有衰老母親的遊子，

那母親曾見那枝上的喜鵲而心傷。

那旅客們中也有有賢淑愛人的情郎，

柴 火

那愛人曾對那南山的白雲而悵望。

這時他們的口內就有清歌在唱，
還鄉的快樂與歡聚的喜狀。

他們一面打動那些旅客們，
一面使他們的精神更加暢旺。

他們這樣行着這長河之旁，
身外的一切，俱等於忘。

什麼憂愁呵，飛在雲霄之外，
在前途發見無限的金光！

柴 火

這麼就是我們少年人所應做的，
我們少年人正當的希望。
我們要肩負着重大的使命，
却須得些輕微的報償。

我們必要將艱難自身去嘗，
不管耶撒下的涼露與流霜；
索索的行着向那前方，
真理呵！神聖呵！縈繞我們身旁！

唉！祇要改變我們態度罷，
地獄立時可以變為天堂。

柴 火

我們就可以和那班船夫們，
勇發的長歌高唱。

五

都市的橋上江風爽清，
黑簇的人類擁來陣陣，
在這憧憧往來的中間，
夾着一個携着書函的綠衣人。

這人類或者爲宣洩欲望而橫行；
這人類或者爲企圖微利而鑽營。
而他呵，却是孤悽伶仃的，

柴 火

專心行着，帶着重大的使命。

梅雨初過，這長街洗淨囂塵，
而足下却滿塗着泥濘。

他捱次的分着他所攜帶的，
交給那門外人，心裏就起怦怦。

那門外人展開了，向內轉身，
一路的讀着，驚喜交迸。

因爲有很好的消息傳給他了，
他們的闔家都自相慶幸。

柴 火

這是或因為有個充入軍籍的長兄，
忽逃出了火線，流落在江之濱。

這是或因為有個死耗已經證實的弱弟，
忽再生了，正在負手孤吟。

他勞苦的給人們以音訊，

但人們並不給他一個好音。

他不以這麼為疲倦而厭棄了，

這是上帝交付他的無上的責任！

他以歡樂給人們，而淡漠自己受領，

他也可算是一個上帝的化身！

柴 火

因爲上帝賦予人們的幸福，
並不依人們的報酬爲估評。

唉！我們勤奮有爲的少年人，
我們須時時將歡樂的種子埋在人心。
却不望人們也將一粒交給我們，
上帝是永不會乞過幸福用他手伸！

我們不要管那靈管的雙足爲難行；
我們不要管那菜色的面臉爲孱病。
將愛普遍的撒與人間罷，
輝光來自自己身上照在前程！

柴

我們有一個珍貴的什物，
就是我們青年人寶貴的光陰。
我們要慎重的利用他罷，
揮發我們至善的天性。

火

六

窮荒的塞外土地廣漠，
一片無垠的難見草綠。
有一隊騎士並列在這沙海之上，
跨着駿馬，顏色斑駁。

柴 火

驟外的颶風圍皮裂肉，
陣陣的沙粒迎面相撲。
他們並不能這麼爲寒怯，
堅忍的跨在馬上，遠遠矚目。
遠遠矚目爲的是敵國是否引兵相蹙，
狡啓了彼等的心，其欲逐逐。
於是他們就施正當的防衛了，
置那些敵兵全軍沒獲。
他們並不畏那槍林山簇；
他們並不畏那彈雨雹落。

柴 火

他們常以這麼爲切念的，
如道那人類歷史的羞辱。
他們欲愛護我和平的民族。
他們常以這麼爲切念的，
如道那人類歷史的羞辱。
他們必激勵地不少退縮，
除非這些窮寇，盡行驅逐。
那些不親臨戰場而遠遠念願的，
正在敬虔的馨香禱祝。

柴

火

假如他們與那敵人相殺戮，
至被戕了，僵臥朔北。

那末這萬口的衆生所崇揚的，
冲天的輝光將他們護覆！

唉！我們少年人當以這麼爲自勵，
鍛鍊我們的意志堅苦卓絕！

我們必不宜自貪安樂，趨走荒漠，
親至那風沙冽括，天地凍涸，

我們必不宜因爲艱難所促，

柴 火

示弱的效窮途之野哭！
嚼齒的磨練我們工具罷，
那畏那些崇崇的強暴！

唉！竭我們的精神爲人類爲祖國，
爲擁護崇高的理想將性命拋覆。
不因瑣瑣的細故而自己毀絕，
宇宙的大神呵！將爲我們設筵娛樂！

七

繁華的城市紛揚塵囂，
陣陣來往的人羣，攘攘擾擾。

柴 火

在這雜沓喧鬧的聲浪裏，
有一個聖者正在宣教。

他頭上的竹笠，半屬零凋；
而足下的草履，祇剩細索幾條。
嘴邊有幾縷灰白的鬚髮，
夾在萎黃的臉面，微翹。

他惓惓的講演那人生意義的精要，
務必求其詳盡，解析明瞭。
奇異的態度驚動那般羣衆了，
致使在他的身旁重重圍繞。

柴 火

他談講得這麼的精細與微妙，
但不能啓發那混濁的人類的芻蕘！
滔滔的言詞連續不斷的下去了，
祇激起了一陣反對的狂潮。

於是有些人就目他爲人妖，
將他拿去了，加上鎖鐐。
他們愚蠢的心理一些不會回頭，
十字架上還叫他去休息一下！

他對於那些的凶暴和荒謬，

柴 火

祇是表示着敬傲的冷笑。
他還是這麼樣的想念。
他們的胸內尚未通曉。

現在他就改變了，那麼做來，
帶他們的罪惡上那雲霄。
而猶繼續的眷念他們，
用他真理的明光在青天照耀。

唉！我們少年人欲將這個世界改掉，
須自身到這裏面不絕呼叫。
若因此而受到了惡意的相加，

柴

火

我們須認爲工力不足所致招！

我們必不能將性命自己無謂戕彫，

使我們的一切俱屬瓦解冰消！

除非是這麼方可以毅然決然呵，
能將人類一切的污濁都負去了！

誰是上帝？我們自己就可以爲上帝喲！

愛人類，不以那細故而計較。

上帝在那天上就是這麼的，

他堅決的意志不爲一切所動搖。

柴 火

入

廣闊的海水正在擊衝；
深沈的黑暗正在蒙籠。
唉！這是什麼地點什麼時期喲！
宇內的一切那哀慟！
微弱的羣星，淪淚溶溶；
悽彎的孤月，也至無蹤。
唉！這時代的萋萋衆生喲，
那裏可藏眇小的微躬！
緊密的層雲忽現散鬆；

柴 火

陰暗的波濤閃閃晶融。
呵！大家都來新望呵，
祈望那明陽立時洶湧！

絲絲的光線終至通紅，
龐大的陽輪果然高擁。
大家都快來歡迎呵，
一切的生物歡樂關闔！

陽光上射那蒼穹，
蔚藍的天幕喜色雍雍；
陽光下射那地龔，

柴 火

森密的林木笑貌恹恹。

青碧的高山穆然巍崇；

澄綠的清水欣然和容，

燦爛的花朵還輕輕的招迎着，

招迎那溫馨的薰風。

幽香的深谷，翔着飛鳳；

撼波的海濱，騰着游龍。

呵！時代真的改變了，

我們就可以當那天寵！

柴 火

唉！練我們的精神補充，
將這個世界重新陶鎔。
時代已造成得這麼似了，
呵！自己的勉力！自己的奮勇！

我們震擊我們的心宮，
即馳動那洪大的金鐘！
聲浪傳佈了這青青的晴空，
一切有生之屬都在震動！
紛紜的衆生，無處無蹤，
願我們同携手登此大同！

柴 火

我們不知有其餘了，
一切的都融化在此中。

十四年二月八日

火 柴

春禽之歌

一

柴
春朝的原野，碧草如茵；

清新的湖水，綠波粼粼。

在這新生彎穹的晴空裏，

盤旋着你一隻孤禽。

你下射視線覷你那湖底的倩影，

發見了銀光毛羽的彫零，

你不禁索然而即憶起了，

柴 火

你從前所經過的多少傷心！

你當初本乘那姣小身軀的便輕，
和那純潔的飛羊，同逐雲程；
棲息那晶瑩輝映的宮庭，
聽天女們奏着金玉，噹叮。

你忽覺得這個世界很屬可親，
你必不忍對他們遠離煩塵，
常常的迴旋過那些田塍，
以度過你寶貴的年青。

柴

火

你歷歷的替窮苦人說話，
而他們卻說你是無賴的騙子，
用他們的利刃來攻擊你；
射中你美麗的胸膛！
你從此就閉口無聲，
苦苦地寂寞地饑寒交迫！
但終至至於垂危了，
不能不張嘴說話。

二

你從前為哀憐這般人類的攘臂，

柴 火

每袋柴賣出，用來促鑿，
博得響亮地終沒有住過，
竭盡了你全副的心靈！

這人類各個顯着各個的爭競，
攘奪那小利，至貪微蠅，
稍稍獲得了，就沾沾自欣，
那覺得你悲慨的翹音！

這些人類雖是這麼的頑冥，
你不忍棄去他，回到你的仙境。
你不計你的功效已到怎樣了，

柴 火

祇閱你所有的心力有否用盡。

你會採那仙草從那帶雪的山頂，

撒下他的種子，生長茂盛。

那般衆生都卽擷去而嚼食了，

要增加他們正義的聰明。

你也曾含那貝殼從那茫遠的海濱，

那些都有高貴的斑紋，透光蘊精。

那般衆生都拾去了，佩在胸襟，

要助長他們操守的固貞。

柴 火

可是他們終究是流離面沈，
汨沒了他們可貴的犧牲。
失望在你的面前像湖風陣陣，
你悽悽的孤禽，怎會飛行！

三

自從那災難臨到了你的身，
你自己不能不驟然斂毛縮頸。
雖然也會在青空中迴旋翔憑，
再也不敢發那同情的鳴聲！
你從前展開你的皎翅而出行，

火 柴

這青天中，好像撞着金鈴；
澄白的雪球，似深在跳躍的繁星，
紛紛的圍轉，發亮晶明。

當你一日的工作完了，開始起程，
彎彎的月兒在西天體態娉婷，
姍姍的遲留像無待什麼似的，
呵！她爲你的勞苦而特地相迎。

這溷溷的地面，雜動黑影，
多少的觸目，動你憐憫！
怎樣的掀波在你良善的天性，

柴 火

那會永遠地默默高懸！

痛苦呵！痛苦呵，你的食品！

你飽飽的談着，更其健飛強凌。

你豈能終究爲他所制領，

悲傷地過了你的殘春！

你爲小小的創痛將志未伸，

豈能永久地背棄你的使命！

嘗過了這番經歷志念愈貞，

奮發着所有的力量，比前更勝！

你今說海慈弄衆生的命運神，

他就是那罪惡的象徵。

他雖然高擁寶座，雙目合瞑，

一切的汗濁都爲他雙手所造成！

柴

可憐的是那昏昧不知的衆生，

還是在他座前，哀哀祈求，乞他垂憫。

他不但漠然不知的捨棄他們，

反巧妙的將他們顛倒和呻吟！

火

唉！我們要把將潦倒的生活更新，

柴

必不宜乞憐乞愛，
一任羸之行。
將自己的心血，
沸騰交迸，
惟有力呵，
可以磨一切戰勝！

火

所以你對於他殊屬痛心，
你必不容他再在這裏發逞。
用你丹朱似的尖喙啄他顛頂！
用你珊瑚似的利爪抓他衣領！
你又欲必將他的醜態滅盡，
吐出無數通紅的火粒星星。
燒呵！燒呵！
猛烈並明光上升，

將他的身軀化爲灰燼！

現在他們方始想到了自身，
自由自在地正在用力使勁；
勇鼓的來達到所懸想的，
他們正在生命路上突進。

柴

火

五

你勤奮着東西飛臨，
經過了多少美麗的春天好景：
映苔的碧谿，清水盈盈；
峭削的秀峯，瘦骨嶙嶙。

柴 火

當那括地的風沙，在空間紛起揚塵，
濃濃的蔽着，對面不見人行。

那時你也在這模糊灰黃之間，
清爽地響着，嘹啞的鳴聲。

當那陣陣的大雨打那已搖倒的樹林，
巢間的小鳥只得祈求兢兢。
那時你也展開你的雙翅，趁着熱忱，
不願你皎潔的毛羽受雨浸淋。

假使有一日呵，天地晦冥，

柴 火

澄青的天層忽與地面合并。
那末你欲使你的工作完成，
當那西北的天柱尙未全傾。

假使也有一日呵，地球爆迸，
冲天的火光在地殼紛紛漫營。
那末你仍不息的努力你的工作，
除非是微小的生命沒有餘剩。

你這樣的竭力鼓勇，往返頻頻，
你的希望就像春筍般繁興。
埋下什麼的子，得着什麼的果，

柴 火

那天地間那有空虛的奮心？

六

現在你的阻難方始雲消烟泯，
這地面上在在看見對你表示歡迎。
而你呵，却因此羞澀地躲去了，
躲在那重山深陰的森林。

他們眷眷的顧念你，特地相尋，
爲你造成了蓋世的大功，而身却隱。
亟亟地訪問，無處見你的蹤影，
却在這濃密的森林中寂然藏身。

柴

火

於是他們團團環坐，趁着蔽陽的樹蔭，
齊聲地歌唱和着嘹亮的鳴琴。

他們頌讚你的言辭，滔滔不盡，

有：「山般的高峻，和海般的廣深。」

於是你也唱着，答謝他們的慰勉，

帶着過去的喪志和奮力的苦辛。

他們聽見了，立即赧然而低頭了，

滴下他們悔恨的眼淚淋淋。

從此你就不將過去的事，引頸長鳴，

柴 火

抑鬱地歌唱表示白髮的灰忱。
過去是不足迷戀的醜陋的枯骨啣！
再也不出現你潔白的心鏡。

你今後唱的是：「力的頌揚與固信，
活動的意義與宇宙的生命。」
精勤地找求工作罷，
重造我們生活的更新！

十四年二月二十日

再生的世界

一

火 柴

在那嚴寒的時節，氣沈冬殘，
慘白的積雪，遍披枯山；
如剪樣的凜風，吹過荒坂；
堅厚的冰塊，堆積寒潭。

一切的生呵！都到各處藏埋，
畏怯地躺着，不敢伸首叫難！
生呵！生呵！你爲什麼這樣寒膽？

火 柴

只有一個巨聲，在那裏呼喊。

春天的和風來了，雪融凍岩，
皚白的素衣也換秀翠的青衫。
湍急的澗流，發着水聲潺潺，
輕捷的泛過，那個奇紋的石瀨。

春風經過了曠野，細草耀眼；
各種的異葩，競發爛漫。
鳥兒蝶兒們，都來這兒遊閒，
歌着舞着，美麗的音彩紛繁。

柴

火

呵！可怕的陰暗慘澹！
是洄凍的冰塊，是凜寒的風怪，
他們管領着這裏，要把生命滅壞！
然而今呵！不留一些餘骸！

歡迎呵！歡迎這新生的世界開誕！
他就是我們母親的慈懷。
他給予我們生命多麼和諧，
願我們永遠發展，至於無限。

二

春天嫩綠的景色欣欣，

柴 火

絲絲的陽光穿射透舞着深林。
這裏面隱着無數嬌翠的流鶯，
不覺的唱着，表示歡迎。

有一羣純樸的村人，持着綵燈，
在清明風光下，結隊遊行。
他們簡單的頭腦表他們歡情，
有更好的希望，即在眼前降臨。

牛背上的牧童，趁那藍天綠川互映，
吹着巧小的短笛，清脆動聽。
單純的音調叫出他的內心，

就是宇宙的萬象俱屬更新。

有個孩子忽然不見母親，
大雨點的哭着，發揮天真。
母親來了，眼淚忽然收進，
牽着她的衣裾，喜色忻惋。

火
柴
花影重重的北窗，雜陳聯楹，
春意爛漫的少女在寫書信，
桃紅的箋映那桃紅的臉，
手顫顫的寫着，十分熱忱。

柴 火

那少年母親，抱着嬰兒，坐在中庭，
絮絮的談笑，親頰頻頻。
宇內的一切都不存在她心裏了，
祇有嬰孩玲瓏的顏面映入瞳睛。

三

當那茅亭之旁，圍着菁林菴茸，
紅寶石似的玫瑰，開得紛紜。
有無數的金蜂，上下戀着花叢，
營營的工作，發聲嗡嗡。

在湖塘的上面一排的桃林深濃，

柴 火

流火般的晚霞，廣被青空。
吹成波皺的和風，自南方輕送，
青翠的湖面，映成漪漣的亂紅。
山花開在低麓一直沿到高峯，
新鮮的漫爛，現着無限的笑容。
有一條谿流連續的歌唱琤琮，
數點的微紅，滾滾盤旋其中。
明輝的夕陽在那西方山巔坐擁，
轟然的古塔在這高邸上聳。
傍晚的光線射着澄黃的磚上，

柴 火

他的顏色藏着不測的神功。

崇高的山上，喬木葱蘢，

受着明燦的陽光，氣象穆雄。

下面是無際的平原，春光融融；

更遠則堆堆的小邱，喜媚從容。

青山遠抹的湖面，碧波溶溶，

強烈的日光，在上面泛湧。

有數點的水鳥，遠遠泅泳，

呵！他們欲在這黃金世界潛蹤！

柴 火

四

當情人水晶似的美眸，喜揚流蕩；

羞紅的面頰泛着幸福的春光。

你勤勤的接吻，在這臉上，

呵！多少的溫柔，給你雙唇所嘗！

孩子的眼臉，青靄似的下降，

安安的在母親酥軟的胸懷坦輸。

鎮靜的空氣，祇有親蜜的低唱，

這時，他的小心靈已到天國遊逛。

新盛的蓮花遍立廣闊的池塘；

火 柴

雨後夕照的夏晚，多麼涼爽。

清潔的香氣像洪水般洋溢，

呵！他要融解我們輕薄的衣裳！

三楹的柏軒，隱蔽在緊密的幽篁。

外面還圍樹着數株的丹桂，金黃。

秋中到了，沈鬱的香氣開放，

怎樣的陶醉？當你携酒進觴。

春朝，花神開着壽筵，在深深的山嶂。

鳥兒們，獸兒們，都要奉上巨觥。

一面却或敲着金玉，或奏着笙簧，

柴 火

呵！在這裏發散怎樣美麗的音浪！

天女般的少女歌舞在廣座的場上，
婀娜的姿態披着皎白的美裝。

嬌脆的喉音發着歌聲清朗，

呵！深山的鳥兒要到這裏欣賞！

五

晴空的春雲，忽時密結，

魯漆室女正在依柱訴泣。

她不是自歎身世，飄搖孤子，

祇爲是傷她的祖國，將屬破滅。

柴 火

羣衆的呼喊，北風猛烈，
狂妄的發動，不畏霜鏞。

大革命時代的法蘭西民衆啣！
你們爲要求平等，將頭顱拋擲！

森嚴的牢獄，祇見鎖鐵，
愛爾蘭的志士，在此絕粒，
他們欲將他們的主義貫徹，
呵！他們是擁護自由的俊傑！

那個倡導而實行兼愛的墨翟，

柴 火

他摩頂放踵，都爲人類的，
亟亟惶惶有如惟恐不及，
不容一刻的辰光空空過隙。

喜馬拉耶的山巔，長年積雪，
印度小國的王子在此面壁。
他捐棄了這個的位高尊極，
祇爲救度這般衆生，苦海沈溺。

昏昏的天宇，立時暗成，
耶穌基督正在這時逃逸！
他此後雖不能在地面混迹，

柴 火

但天國仍爲我們在天上開闢。

六

茫茫的海面，無際廣遼，
狂妄的掀波，激成狂潮。
強烈的日光在上面照耀，
呵！海的威力呵，宇宙神的號嘯！

秋季悶熱的天氣不減炎夏，
蕭涼的清風忽地推動樹杪。
呵！大自然難測的力量呵！
這些沈沈的鬱悶，被你刮掉。

柴

火

廣闊長橋的下面隱着巨魚一條，
無聲無息地，不將銀鱗閃耀。

一旦忽然衝出了這長橋，
到那汪洋的海上，水天渺渺。

草木新綠烟波輕揚的春郊，
忽見一隻白額的猛虎在跳。

細弱的動物，他們都隱去了，
悄悄地躲在陰叢的細篠。

危崖下的深潭藏着潛蛟，

柴 火

他寂寂地練修，鱗爪俱杳。
一朝忽然逕直的騰上雲表，
化雨化霧，遍洒那些樹梢。

濃密的深林，青蔭全遮，
睡獅醒了，雙眼金光直照。
他猛然地一聲咆哮，
隔山的樹木都爲動搖！

七

嬋娟的月兒，當那太清，
白棉絮樣的雲朵飄隨慇懃；

柴 火

一盞燈流過了，微茫的影，
是這深夜的殘燈，又幾空頻頻。

青碧的海水，趁着藍空透明，
低微的拍着岩石，動靜不停。

是忘却一切甜蜜的接吻！
多麼的親熱，表示戀慕的真情。

有一對情人靜立在新葺的茶亭，
傾耳聽着遙上面婉啼的黃鶯，
黃鶯啼的是，戀愛的歌曲聲聲。
有沒有搖動呵？二人的心旌！

紫

火

幽暗的燈光，室隅佔滿黑影，
白髮龍鍾的母親正在滄溟潸潸，
因為有個獨子久年不給她書訊，
怎樣的眷念？老母親的心！

澤畔的芳草映着清水盈盈，
少年詩人正在此踟躕低吟。
他並不自憐窘迫，年華喪盡，
欲造更好的園土，供人心神馳騁。

悄暗的深夜滿天都簇繁星，

樂 天

老年的著作家猶欲將稿子寫成。
蓬蓬的白鬚，和有神的雙睛，
都足表示他爲人類的至忱。

八

歡樂呵！在這裏就是樂園的門！
朵朵的花兒披在門上繽紛；
陣陣的香氣泄出牆外芳芬。
呵！願我們快携着手兒同登！

這裏精緻的池上有個泉水高噴，
從大理石的雕刻裏晶柱上騰；

物

火

夕陽在婆娑的樹梢，喜悅低吟，
頓幻現着五色奇異的雲氛。

這裏也有珍奇的鳥鳴，

或是嫩黃的芳芷，或是紫色的杜衡；

也有紅綠的荇菜如菱，

散漫着像天上的雲紋。

也不知在那裏奏着琴笙，

祇聽見清妙澈越的玲瓏。

是青天裏所迸發出來嗎？

叫歡欣的我們，欣賞聽聞。

柴

呵！我們被激盪我們的雙翅鼓着，
迅速的前進藍空中馳奔！
飛向那以光燦爛中去呵，
就是這新鮮溫熱的朝暉！

火

我們跳舞在躍着圍繞這日輪，
手牽着手兒，大家歡歌紛紛，
輕捷的腳步，節拍一些不紊。
永久的工作呵！一切有生之倫。

十四年二月十八日

火 柴

民國十四年九月付印

▲實價大洋四角▼

本書
著者
版權
所有
不許
翻印

著者 施牧子

發行者 施牧子

印刷者 華陞印局
甯波崔衙前

寄售處 各大書坊